



## 老子今見

陳登瀛

### 點校說明

《老子今見》，民國陳登瀛著，爲《七閩叢書》之一。

本書除對《老子》逐句注釋外，還有眉批。書前附《史記》老子本傳，書後列《老子大義》。注釋中一般引用《莊子》《列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道家典籍和《史記》《漢書》等史書中論述道家的部分來解釋和印證老子思想，也引用《論語》《孟子》《禮記》等儒家經典和釋家觀點來與老子思想比較。在作者看來，《老子》的主要觀點有三：一是『自然』，二是『無爲』，三是『無爲而無不爲』。『一言以蔽五千言之要旨，曰自然是已。』受當時民主思潮影響，作者也認爲『《道德經》是言治之書』，《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

本次點校底本爲民國十八年（1929）刊本。

### 《史記》本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嬌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說文》曰：遂，亡也。言迺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

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 老子今見

七閩陳登瀛湖士述

## 一章

一章至三十七章爲上篇，唐玄宗謂之《道經》。

道可道，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曰：

道，言也。可道，可言也。非常道。高誘注《淮

南·汜論訓》曰：常道言深隱幽冥，不可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可道之道，非爲常道。可名

之名，非爲常名。蓋常道常名，不可思議，故不可以

言語形容之也。此《縷絡經》所謂言語道斷。上下

篇五千餘言，皆衍此指。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

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無欲故靜，靜則

無爲，故曰以觀其妙。有欲故動，動必有復，故曰以

觀其微。十六章曰萬物竝作，吾以觀復是也。司馬

溫公、王荆公竝於無字有字絕句，必不可從。三十

四章曰：常無欲，可名于小。此無欲二字連文之

證也。俞樾曰：若以無欲有欲連讀，既有欲矣，豈

得謂之玄乎？不知玄指始母而言，非指有無而言。

王弼注曰：兩者，始與母也，知其解矣。此兩者

同。句出而異名。同讀，謂之玄。此即五

十六章所謂玄同。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

之又玄，衆妙之所由出也，故曰衆妙之門。

老氏謂之道，孔氏謂之元，釋氏謂之法。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

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見《維摩經》）蓋與此同。

《關尹子·一字篇》曰：非有道

不可道，不可道即道；非有道不

可思，不可思即道。蓋本於此。

《漢書·張敞傳》曰：夫心之精

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

能文也。大旨相同。

老言玄玄，莊言無無，（見《天地

篇》）即釋氏之無餘涅槃。周子無

極而太極之說，蓋本此也。

佛言空不空，如來藏，（猶言不二

法門。）老言玄又玄，衆妙門，其指

一也。

##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句爲美斯惡已；

爲，猶則也。斯，猶乃也。已，猶矣也。爲美斯惡

已，猶言則美乃惡矣。皆知善之。句爲善斯

不善已。天下無所謂美，無所謂善，惟有一真耳。

譬若女色，天下皆知美之，則女色乃惡已；譬若財

貨，天下皆知善之，則財貨乃不善已。故叔向之母

曰：甚美必有甚惡。（見《左氏傳·昭公二十八年》）《淮南·說山訓》曰：故有所善，則不善矣。

《莊子·外物篇》曰：去善而自善矣。故有無

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

《淮南·天文訓》曰：天傾西北。高注云：傾，高

也。《原道訓》曰：使地東南傾。（猶言地傾東

南。）《高注》云：傾，猶下也。故曰高下相傾。音聲

相和，聲成文謂之音。前後相隨。六句言對

待之理，以申明知美斯惡、知善斯不善之義。是

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是以，推原之詞也。行

不言之教，高誘注《淮南·主術訓》曰：教，令

也。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

不恃，作生爲就萬物說不辭、不有、不恃；就聖

人說爲成也。故《晉語》曰：黍不爲黍。《章注》

云：爲成也。《淮南·本經訓》曰：五穀不爲。

高注云：不爲不成也。功成而弗居。聖人無

爲而治，不令而行。故萬物發動而不辭謝，生而不

爲已有，成而不恃其力，是功成而不居耳。夫唯

弗居，是以不去。夫，音扶。是以不去，猶言

故不去也。八章曰：夫唯不爭，故無尤。是其證

矣。《維摩詰經》肇注云：法無美惡，

虛妄分別，謂是美是惡。

《文子·符言篇》續義曰：爵高

志驕，人必妬之。官大氣豪，人必



惡之。祿厚不施，人必怨之。高下相傾之道也。

歐陽修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爲書，比其餘諸子已爲簡要也。其於覈見人情，尤爲精爾，非莊周慎到之倫可擬。其言雖若虛無，而治人之術至矣。

《論衡·自然篇》曰：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

### 三章

不尚賢，《漢書·司馬遷傳》如淳注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使民不爭。《漢書·翼奉傳》曰：人誠鄉正，雖愚爲用。故不尚賢。賢愚並用，莫不各盡其能。故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不見可欲二句，總括上文之意。言尚賢貴貨，使民心亂，心亂則爭盜起矣。是以至治之世，風俗齊同，不尚賢，爭怨不生；不貴貨，使民不爲盜；以不見可欲，心與神處，故不亂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聖人之治，無爲而無不爲。虛心弱志故無爲，

實腹強骨故無不爲。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常使民守真反樸，無知故無欲，無欲故無爲，使夫智者亦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漠然，無爲而無不爲，澹然無治而無不治。此所謂無爲之爲，不治之治也。

墨家尚賢，君主之治。道家不尚賢，民主之治。

《莊子·庚桑楚篇》曰：舉賢則民相軋，（爭也）任知則民相盜。故《天地篇》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

《漢書·司馬遷傳》：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

《文子·上德篇》曰：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莊子·馬蹄篇》曰：至德之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蓋與此同。

《論衡·自然篇》曰：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

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

### 四章

道盅，王本、河上本並作沖，《說文》引作盅，當從之。而用之或不盈。或，若也。盈，充盈也，充實也。淵兮似萬物之宗。道體盅虛，而用之或若不盈。其實廣乎無不容，淵兮不可測，又似萬物之宗。宗，本也。挫其銳，解其紛，《漢書·劉向傳》曰：猶不能解紛。師古曰：紛，亂也。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挫銳解紛，不自見也。和光同塵，不殊衆也。然外與物化，而內不渝其真，故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者，萬物之宗也。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此《莊子·天地篇》所謂衆父父也。

###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生萬物，非有心也，故曰不仁。任其自然而然，故曰以爲芻狗。蓋芻狗及其已陳，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無所吝惜耳。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養百姓，非有私也。故曰不仁。因其自然而安之，故曰以爲芻狗。蓋先王之法，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籥，猶鞴也，冶工之器。虛而不屈，屈，讀若

拙。《荀子·禮論篇》楊注曰：「屈，竭也。動而愈出。橐籥之中，空空洞洞，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故曰虛而不屈，應物不窮。莫知其所由來，故曰動而愈出。天地之間，循自然之道，故曰其猶橐籥乎。多言數窮，數，音朔，頻也。不如守中。處靜持中，得要以應衆，可以無窮要者道之要也，故不知守中而多言，則數窮矣。」

莊言大仁不仁，佛言大造非造。然則天地不仁，蓋謂天地大仁耳。《莊子·天道篇》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蓋與此同。」

《後漢書·郎顗傳》曰：「天地之道，其猶鼓籥。蓋本於此。」

空不空，如來藏。玄又玄，眾妙門。其猶橐籥乎？

## 第六章

谷神不死，谷神二字，不可連讀。三十九章曰：「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即此章之義。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諸天地根。」嚴復曰：「以其虛，故曰谷。以其因應無窮，故稱神，以其不屈愈出，故曰不死。三者皆道之德也。然此猶是可名之物，故不爲根乃若其所從出者，則真不二法門也。縣縣若存，用之不勤。玄牝之門，縣縣若存。天地由之以出，萬物亦由之而生，不

屈愈出，故曰用之不勤。勤則勞，勞則竭。不勤乃見其自然耳。」

《列子·天瑞篇》亦有此文，云出《黃帝書》。蓋黃老之言，相同正多。

##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久者，以其生萬物而不自生。不自生公也，無私也，此所謂不生者。能生生也。（見《列子·天瑞篇》）生生者未嘗死也。（見《淮南·精神訓》）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佛先度人，老後其身。度人即度己，後身而身先。是惟無私者，能成其私。故《莊子·天道篇》曰：「無私焉乃私也。」

墨子兼愛兼利之說，列子持後處先之義，蓋本此也。堯養無告，禹愛辜人，湯武及禽獸，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見《尸子》）

##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水性歸下，故云也。故幾於道。水任養萬物，故曰善利。處衆人之所惡，故曰

不爭。故水幾於道也。《文子·自然篇》曰：「江海近於道，是也。水幾於道，上善若水，則上善亦幾於道耳。居善地，水之性就下，水之行趨下，水之用潤下，上善若水，故曰居善地。善，宜也。地，底下也，言居宜處下也。心善淵，心宜淵靜。與善仁，與人宜出於仁慈之心，非以市恩也，直愛人耳。言善信，言宜有信。政善治，爲政宜通治道。事善能，行事宜濡忍，故曰能。《說文》：「忍，能也。動善時。動宜因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凡此諸善，皆與物無爭。唯其無爭，故無尤也。」

##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天道盈則損，侑卮盈則覆。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損也。揣而銳之，揣，捶也，河上注曰：「銳，利也。王弼注曰：「又銳之令利，可見王本亦作銳。不可長保。堅則毀矣，銳則挫矣，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申持盈不如其已之義。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此申揣銳不可長保之義。功遂身退，《漢書·魏相傳》顏注曰：「遂，成也。天之道。急流勇退，自然之道也。古來功臣，審進退之宜，全身保名者，曾有幾人？惜乎未聞老氏之道也。」《史記·樂書》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



《荀子·宥坐篇》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無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案挹損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也。孔言持滿挹而損之，老言持盈不如其已，其指一也。

《漢書·崔駰傳》：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殆謂此也。

### 十章

載營魄，《漢書·五行志》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營魄，猶魂魄也。載，猶處也，言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也。抱一能無離乎？六字爲句。《莊子·庚桑楚篇》引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抱一無失，即抱一無離之義，故《文子·自然篇》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乙。舊注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精。魂魄是天地之至精，故曰玄妙。言人能守精神，使不離其身，乃上合夫太乙。專精積念，故能通也。專氣致柔，專氣使不亂不雜也。能嬰兒乎？專精氣而致和柔，能無嬰兒之自然乎？

滌除玄覽，能無

疵乎？玄覽猶正覺也，正覺自得，不染一切，法一切智。滌除玄覽，即滌除其所染也。蓋有所染則蔽矣。能勿疵乎？猶言能無蔽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言能垂拱無爲而化民乎？天門開闢，能爲雌乎？王弼曰：開闢治亂之際也，言天下治亂之際，能雌伏而不雄飛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以智治國，國之賊也。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無知猶言棄智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爲成也。長而不宰，宰，主也。二章作生爲就萬物說，此章生爲長亦就萬物說。是謂玄德。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不以爲己有也。爲而不恃，不恃其力也。長而不宰，不自爲之主宰也。夫是之謂玄德。玄德者，玄妙之德也。

佛言精魂遞相離合，老言營魄抱一無離。  
五十一章生而不有四句，義與此同。

###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六字爲句。言車輪之輻三十，輻於一轂也。《考工記》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淮南·俶真訓》曰：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幅。《主術訓》曰：是非輻湊而爲之轂。湊轅古通用。當其無，句有車之用。轂中空虛，乃能受軸，而車以之運用。故曰當其無，有車之

用。埏埴以爲器，埏，和也，讀若殫。埴，土也。言和土以爲陶器也。當其無，句有器之用。器中空虛，乃能受物。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中空虛，乃可居人。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故有車有器有室之利，而其用乃在於無。非無之用不能成有之利，非有之利亦不能明無之用也。

《莊子·天下篇》曰：人皆取實，己獨取虛。

###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五色之變不可勝觀，故令人目盲。五音之變，不可勝聽，故令人耳聾。五味之變，不可勝嘗，故令人口爽。爽，謂厲爽也。《莊子·天地篇》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是其證矣。《文子·十守篇》曰：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續義音爽，則創即爽耳。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馳騁畋獵，則精神淫於外，行骸越於外，故令人心發狂。一見難得之貨，則爲盜之心生焉，故曰令人行妨。行防猶言使行飛揚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聖人務內本，不逐外末，故去彼取此，彼謂目外也。末也此謂腹內也，本也。



### 十三章

寵辱若驚，顧惟注云：若，而也。貴大患若身。貴，畏也。若，及也。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老子平議》曰：陳景元本、道純本均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可據以訂諸本之譌。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若，亦而也，言得之而驚，失之而驚。失之而驚。下有是謂寵辱若驚一句，衍文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爲讀去聲，下同。及吾無身，古本及作苟，故王引之曰及吾也。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吾所以驚寵辱，貴大患者，爲吾有心耳。若吾無心，則寵辱之來而不知驚，大患之臨而不知畏。惟得道之士，乃能無心，能無心則能無身，能無身而后能貴愛天下也。能貴愛天下，則天下亦貴愛之。如此乃可以寄託於天下也。

###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河上注云：混，合也。《漢書·陳湯傳》顏注云：混，同也。《淮南·原道訓》曰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其上不皦，皦，讀若皎明也。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反

宗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謂道也。是謂恍惚。是謂猶是爲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夷希微之道，不皦不昧，繩繩無終窮，不可名言。復歸於無形之物。此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若有狀有象，則爲形下之物矣。《淮南·兵略訓》曰：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是也。恍惚謂沖漠莫朕也。沖漠莫朕，故不見首尾。《莊子·天運篇》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望之而不能見，逐之而不能及。蓋道無始無終，方始方終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執古之道，以應當世之務。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紀道之綱紀也。

《列子·天瑞篇》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變而爲一。蓋本此也。《呂氏春秋·大樂篇》曰：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疆爲之名謂之太一。佛言無體之體，無相之相。老言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大乘起信論》云：真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

無俱相。

有不易之道，無不敝之法。故執古道御今有則可，握往法治將來則不可。

### 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微者不可搏，妙者不可言，玄者不可測，通者不可執。故曰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強讀上聲。豫焉若冬涉川，豫然不敢行，蓋其慎也。猶兮若畏四隣，猶然有所畏，不自矜也。儼兮其若容，自卑而尊人，以其謙也。渙兮若冰之將釋，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也。敦兮其若樸，不敢雕琢者，自純全也。曠兮其若谷，不敢盛盈者，以其虛也。渾兮其若濁。不敢清明者，自處濁辱也。豫焉若冬涉川七句，皆形容微妙玄通四字。蓋以深不可識，故強爲之形容耳。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此由渾而之畫。孰能安以，據《永樂大典》刪久字。動之徐生？此由純而入雜。保此道者不欲盈。日中則移，月盈則虧，故不欲盈。夫唯不盈，不盈即不欲盈也。故能敝不新成。據《永樂大典》改敝字。敝與新對文。二十二章曰：敝則新，是也。敝即是新，故不必新成。不新成即不欲盈耳。《韓非·解老篇》《淮南·道應訓》敝立

作弊，弊敝古通用。王本、河上本竝訛作蔽。

《文子·道原篇》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蓋本此也。嚴復曰：濁以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生。天演真相，萬化之成由此。」

##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文子·自然篇》曰：靜即同虛，即通。萬物竝作，吾以觀復。萬物竝作，吾致虛之極，守靜之篤以觀其復。夫物芸芸，芸芸多貌。《莊子·在宥篇》引作萬物云云。芸，芸古通用。各復歸其根。是反本也。歸根曰靜，曰猶則也下同。是謂復命。是復初也。復命曰常，復命則得常，常者道之。常也以上五句，言物理之自然。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道之常，猶言道之經也。知道之常則為明。不知常，妄作則凶。知常容，知常則虛靜，虛靜無為，萬物皆容，故曰知常容。容乃公，包容萬物而無所偏私，故曰容乃公。公乃王，包容而無私，則天下歸往之，故曰公乃王。《風俗通義》曰：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王乃天，天下歸往之，則見其大。故曰王乃天。《廣雅》曰：天，大也。天乃道，天法道，道大天亦大

也，故曰天乃道。道乃久，五十九章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道也。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惟能知道之常者，終身不殆。殆，危害也。

虛靜即釋氏涅槃之義。至虛之極，守靜之篤，則入無餘涅槃。

## 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太古之世，下民不知有其德也。其次親而譽之。上古之世，親譽其德也。其次畏之。中古之世，畏其法也。其次侮之。後古之世，侮其法也。信不足焉，就上言。有不信焉。就下言。此《莊子·達生篇》所謂二類相召也。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故曰猶今其貴言。姚鼎曰：貴作慎惜義。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之自然。是施者乾始不言所利，受者帝力何有于我哉？蓋至德之世，上如口枝，民如野鹿，渾渾噩噩，無所歸。

《莊子·知北遊篇》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蓋貴言也。

##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仁義者，道之分也，即道之德耳。故《淮南·說山訓》曰：仁義在道德之包。《莊子·馬蹄篇》曰：道德不廢，安用仁義。

智慧出，有大偽。《漢書·公孫弘傳》曰：智者，術之原也。故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和睦，則孝慈不易見。國家無事，則忠臣不易見。故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出聖賢之下。

此章為《莊子·駢拇篇》《荀子·性惡篇》之所本。

王守仁曰：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

## 十九章

《永樂大典》十九章與十八章合為一，當從之。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莊子·駢拇釋文》曰：屬謂係屬也。係屬於自然之道也，即下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云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道之顯者曰文，即禮樂法度教化之謂也。言聖知、仁義、巧利三者不足以為文，焉能以治天下？故宜絕之、棄之，而反於自然之道，故曰令有所屬，是常與道同不為物雜也。

此章為《莊子·胠篋篇》之所本。孟軻寡欲，《孟子·盡心篇》《莊子·周少欲》《法言·問道篇》皆就心而言。老氏無欲，就道言，亦就

心言。寡欲，則就心言，不可不察也。

## 二十章

絕學無憂。學謂末學也，說說之學也。唯之與阿，唯讀上聲。阿與呵通，皆應聲也。相去幾何？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衰世湊學，擢德捷性。

不知原心反本，故宜絕之則無憂也。然絕學而未能反於自然之道。辟猶唯與呵，善與惡。雖非一致，相去亦不甚遠。故曰幾何若何？雖然能絕學而不循俗，人之所畏，我亦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先嘆一句，歎衆人與我相去，相反之遠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此爲學日益之效也。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孩小兒笑也。儻儻兮，儻儻兮喪失之貌。

《淮南·俶真訓》高注曰：儻讀雷，同之雷。若

無所歸。我獨澹泊無欲無爲，其兆朕不可見，如嬰兒之未能嬉笑，故儻儻兮若無所歸。此爲道日損之效也。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

爲學日益，故曰有餘。而我爲道日損，故曰若遺。

此束上文之意。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

兮。又嘆一句，沌沌兮愚貌。俗人昭昭，昭昭

猶明明也。我獨昏昏。俗人察察，察察亦

昭昭也。我獨悶悶。悶悶猶昧昧也。澹兮

其若海，海，晦也。儻兮若無止。儻兮猶漂兮也。此二句承上我說。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據傳

奔本改且字，言衆人皆有爲，而我獨無知無爲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食讀去聲，養也。母。

人爲學而我爲道，故我獨異於人也。母即二十五章

可以爲天下母之母。母者，道也。食母，猶養道也。

此與五十二章守母之旨相同。

《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

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

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

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

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據

古讓字）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

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

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案老氏絕

學，謂絕去末學也。六十四章

曰：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是

聖人不學衆人之所學，（謂末學

也）而學衆人之不學。孟堅譏之，

非也。

##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孔德，大德也。容，狀也。惟

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

恍兮，其中有象。無形之象。恍兮惚兮，

其中有物。無體之物。窈兮冥兮，其中有

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上四句言道之

容，下四句言道之精。道無形體，故曰惚兮恍兮。

恍兮惚兮，其中有精，甚真有信。故曰窈兮冥兮。

《莊子·大宗師篇》曰：夫道有情有信。是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然常在也。以閱

衆甫。閱，出也。衆甫，衆父也。道出衆父，故道

爲衆父也。上言孔德，下言衆甫，衆甫即孔德也。

此迴避假借之法。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

以此。衆甫之狀即孔德之容耳，孔德之容，惟道

是從。故以道之容而知衆甫之狀，故曰吾何以知衆

甫之狀哉？以此。此謂上文之所云也。言吾所以

知衆甫之狀者，以上文所云之道容耳。

《鶡冠子·夜行篇》曰：芴乎芒

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

物乎？芴乎冥乎，中有精乎？

復反無貌，致信究情，蓋本於此。

《淮南·原道訓》曰：萬物有所

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

而獨知守其門。生亦出也。（《廣

雅》云：生，出也。是其證。）又

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

之根，皆出一門。閱亦出也，互文

耳。《俶真訓》曰：此皆生一父





母而閱一孔也，閱亦生也。（高注云：閱，總也，失之矣。）是生、出、閱、三字，互用以見義。古今注《老子》《淮南子》無慮，數十百家皆不知閱與生出同義，惜哉。

## 二十二章

曲則全，則猶卽也，下同。枉則直，窪則盈，窪，窵古通用，不滿貌。敝則新，形下之器，無非對待。夫唯對待，故有相生相因之理，可以推求。或得母以推子，或由果以求因。故曰曲則全，猶言舉曲而得全耳。故《淮南·說林訓》曰：一節見而百節知也。曲則全四句，皆言對待之理。今舉一以賅其餘。少則得，多則惑。則猶乃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學問之道，貴精不貴多。故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少之極也，少則得。故可爲天下法也。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爭卽上文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明、故彰，故有功、故長。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從此觀之，古之所謂曲則全者，非虛語也。蓋曲謂不爭也，全謂莫能與之爭也。不爭而莫能與之爭，是曲能得全也。故曰誠全而歸之。

王守仁曰：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案曲一節也。全卽全體耳。

老言多則惑，莊言多則擾。蓋老莊之道貴抱一也。

##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一言以蔽道德經之要指，曰自然是已。自然，任天之說也。故飄風不終朝，從旦至食時爲終朝。驟雨不終日。自旦至暮時爲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飄風驟雨乃天地暴疾之氣，非自然也。故不可終朝終日。天地且不能違自然之道而況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據《淮南·道應訓》刪道者二字，典下文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文法一律。德者同於德，蒙上文省從事於三字下同。失者同於失。從事猶致力也，言致力於道者與道同體，致力於德者與德同體，致力於失者與失同體。道爲上，德次之。蓋失道而後德也。道德而外，若仁，若義，若禮。自老氏視之皆謂之失。《莊子·庚桑楚篇》曰：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偶謂之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列子·仲尼篇》曰：道不違物。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淮南·說林訓》曰：橘柚有鄉，藟藿有叢。《莊子·漁父篇》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此亦二類相召。

得之。《淮南·說林訓》曰：橘柚有鄉，藟藿有叢。《莊子·漁父篇》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此亦二類相召。

《論衡·寒溫篇》曰：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爲。《謹告篇》曰：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

《呂氏春秋·召類篇》曰：類同則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官而官應，鼓角而角動。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平地注水，去濕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

##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漢書·高帝紀》顏注曰：企，謂舉足而竦身。河上本作跂，跂與企同。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河上本在作於。曰餘食贅行。行讀去聲，贅行謂行不當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舉踵者不可久立，跨步者不可行遠，此自然之理也。故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彰亦明也。自伐者無功，自大者不久，此其於道也。爲食之餘行之贅耳。

物或惡之，所以有道者不處也。

自見者不明四句，反明二十二章之義。

##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之爲物，渾渾

沌沌，故曰有物混成。不知誰氏之子，象帝之先，故曰先天地生。先讀去聲。寂兮寥兮，獨立而

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寂

兮寥兮，空不真空，寂不真寂也。道無形埒，故曰獨立。常住不滅，故曰不改。變動不居，故曰周行。

應物無窮，故曰不殆。而天地萬物由之以出，故曰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曰

猶爲也下同。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曰猶則也，下同。逝曰遠，遠曰反。天地始於無

名，道在天地之先，安得有名？曰道曰大，皆強立之名耳。以其爲天下母，故曰道謂萬物皆由之以出也。以其獨立，故曰大。以其周行，故曰逝曰遠。

以其不改不殆，故曰反。故道大，天大，地

大，王亦大。《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曰：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

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

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曰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文子·

精誠篇續義》曰：道、天、地、王域中之四大：道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釋典如來二字，可用獨立不改周行不殆釋之。

釋氏書云：以萬法所宗，號之曰

王；以能生一切，詔之曰母。

《莊子·則陽篇》少知曰：然則

謂之道足乎？（謂之道猶言名之

爲道。）大公調曰：不然。是故

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

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

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夢溪筆談》：太祖皇帝常問趙

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對

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

此爲《莊子·大宗師》篇之所本。

##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躁動也。君主

也。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以明重

爲輕根。雖有榮觀，觀讀去聲，謂宮觀也。燕

處超然。燕處猶宴處也，古字通用，故黃庭堅詩

云：吾人撫榮觀，宴處自超然。言宴處榮觀，漠然

不厝心於其間也，此明靜爲躁君。奈何萬乘之

主而以身輕天下？吳澄曰：周王之乘八

駿，漢帝之爲微行，以身輕天下者也。輕則失

根，據《永樂大典》改根字。躁則失君。重者

輕之根也，不重而輕，故曰失根。靜者躁之君也，不

##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適。善數

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淮

南·道應訓》引作關鍵，當從之。《說山訓》曰：善

閉者不用關鍵。晉灼注《漢書·司馬遷傳》曰：老

子曰：善閉者無關鍵。嚴君平曰：拆開破鍵，使

姦者自止。鍵，鍵古通用。善結無繩約而不

可解。善行無轍迹可尋，善言無瑕疵可指，善數

不用籌策，無關鍵而不可開。故爲善閉，無繩約而

不可解，故爲善結。此五者皆不外依天理，循自然，

即所謂襲明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

明。《廣雅》曰：襲因也，襲明即因明耳。故善

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

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愛猶尚也。雖

智大迷，是謂要妙。聖人因是因非，常善於救

人救物，故無棄人棄物。此即所謂襲明者也。蓋善

人爲不善人之所取法，故曰師不善人爲善人之所鑑

戒。故曰資若不知擇善而從，不善而改。是不貴其

師，不愛其資，雖智必大迷。以其不識襲明之道耳。

《莞子·樞言篇》曰：先王不約



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則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蓋本於此。

###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兵略訓·高注曰：谿，谷為牝，案牝靜也，下也。《呂氏春秋·音適篇》高注曰：谿，虛也，故為天下谿。謂其善下而能容也。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此即反本歸根之意。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式，車式也，言其白處於下也。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知雄而守雌，則雌非真雌，故天下歸之。若真雌則天下棄之。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亦此指也。天下歸之，故曰為天下谿。

谿也谷也，式也，皆謂其善下耳。常德不相離，然後不差忒，然後乃充實。蓋義有淺深，復歸於嬰兒。

嬰兒，自然之謂也。嬰兒也，無極也，人樸也，皆謂泰初之道耳。樸散則為器，玉篇引老子曰：樸散則為器，樸，朴也，通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樸散乃周器域之用，故曰樸散則為器。《莊子·馬蹄篇》曰：殘樸以為器，是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在宥篇》曰：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長讀上聲。

故大制不割。割則濫，濫散樸而道失矣。

歸有光曰：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

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

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

莊貴守白老貴守黑。始制有名，謂樸已散也。大制不割，謂樸未散也。

###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古者有言，吾

見其不得已。《莊子·在宥篇》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故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可得已。已，語已詞也。

天下神器，王弼注曰：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神器也，可因而不可為，為則敗之，可通而不可執，執則失之。此《莊子·應帝王篇》所謂：鑿竅亡口而渾沌死也。故物或行或隨，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據《玉篇》改吻字。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據河上本改載字，載安也。是以聖人去甚，去

奢，去泰。連用或字，極言盛衰之無定。然盛衰之無定者物也，而盛衰之有定者理也。夫盛極必衰，故聖人不為已甚，不敢奢侈，不敢驕泰也。

莊言天下大器，老言天下神器。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凡以道佐人主者，不可以兵取強於天下。蓋用兵之地田畝荒殘而生荊棘，故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此理有固然，勢所必至，故曰其事好還。善，讀有果而已，不以取強。據唐《景龍碑》刪敗字。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唐景龍碑有是字，當從之。吳澄本作是謂，亦其證也。果而勿強。兵不可用，不可不備。故善用兵者，惟以致果，不以取強。此亦知雄守雌之義耳。故果而勿矜，勿伐，勿驕。即不得已而用兵，亦以自救，非取強也。案《老子章義》曰：物壯則老，十二字衍，以在下篇《含德章》。心使氣曰強下。誦者誤入此句，強句下。姚說是也，今據刪。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佳唯，古通用。夫唯兵者不祥之器，句，當屬此章是果而勿強下。蓋二章曰：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八章曰：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曰：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二十四章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四十一章曰：大唯道善貸且成。七十五

章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可見如此句法語指，皆用以收束上文。後人因下章有兵者不祥之器句，遂誤合之。

《漢書·魏相傳》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漢書·嚴助傳》曰：兵者凶事。

《主父偃傳》曰：兵者凶器也。

蓋與此同。

### 三十一章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惓爲上。河上本作恬淡，王本作恬澹。一本又作恬淡，竝字異而實同也。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君子平居則

尚左，用兵則尚右。蓋兵者凶器，故曰非君子之器。即不得已而用兵，亦以恬惓爲上。雖勝而不以爲美。蓋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吉事尚左，左，陽也，生也。凶事尚右。右陰也，死也。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謂以

喪禮處之，蓋居右凶事也。殺人衆多，以哀悲泣之，是未嘗樂殺人也。戰勝以喪禮處之，是雖勝而不美也。此三者，皆申明不得已而用兵耳。

《墨子·非攻》：以攻戰爲凶。

《荀子·議兵》：謂輕用兵者弱。

蓋與此同。

孟子謂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

老子謂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其指一也。

《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將者

死官也。蓋與此同。

###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則萬物將自賓。道常無名，樸亦無名，樸終不可見，故曰小。然天下莫能臣官也。侯王若能守樸，則萬物將自賓服矣。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天地亦相合和，以降甘露，百姓亦自然嚮化，故不令而自平均。天下平均，則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也。始制有名，名亦即有，夫亦將知止。知止不殆。據唐《景龍碑》刪可以。

字。始制有名謂樸已散也，樸散則名立矣。至於名亦盡有，此即化而欲作之時。《漢書·崔駰傳》所謂淳樸散離，人物錯乖。故不可不知止，知止則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此一

句接上文民莫之令而自均句，言天下之歸往於道，猶川谷之歸往於江海。此所謂執人象。天下往也。

###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未易，故曰

智。自知尤難，故曰明。勝人者有力，自勝

者強。勝人在力，故曰有力。自勝在道，故曰強。

蓋有道則強，不道早已。知足者富，知足心常有

餘，故曰富。強行者有志。勉強而行故曰有

志。非有志不能強行也。不失其所者久，致

力于一事而恆心，故曰久。死而不亡者壽。

人生不能不死，然有不能死者未嘗死者在始可謂之

壽若儒之聖賢。墨之巨子，釋之壽者，皆死而不亡

者也。

老言自知者明，莊言自見者明。

（見《駢拇篇》）

《呂氏春秋·先己篇》曰：故欲

勝人者，必先自勝，欲知人者，必

先自知。

《淮南·繆稱訓》曰：原心反性

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

之分則壽矣。

### 三十四章

大道汜兮，汜讀若汎。其可左右。大

道汜濫，無所不在，故曰大道汜兮。其可左右，可左





可右者，無所左，無所右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是愛養萬物而不為主。王本、河上本句首竝有「有字」。

疑衍案有，當是字之譌，非衍文也。蓋此束上文二句之意。故曰是愛養萬物而不為主，是字必不可少。此與三十章是果而勿強句法正同，言萬物恃道以生而道不辭，功成而道不言，是愛養萬物而不白為宰也。愛養猶愛育耳。常無欲，可名於小。李軌注《法言孝至篇》曰：道至微妙：故曰小也。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故道未見兆朕之時，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宰，又可名於大。以其終不白為大，故能成其大。

《莊子·知北遊篇》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在乎？莊子曰：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蓋與此同。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無象之象，謂道也。言能執道，則天下歸而往之。往而不害，安平泰。天下歸往於道，無害而有福也。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道味者，無味之味也。《漢書·揚雄傳》曰：大味必淡，是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

之不足既。樂可比耳，餌可合口，過客皆留連而樂之。而道之出口，淡然無味，無形無聲，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人皆棄之若遺。然樂與餌不過極一時之歡娛，而道之用乃無窮竭耳。

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用兵之道，欲歛固張，欲弱固強，欲廢固興，欲尊固與。此蓋欲西示東之意也。夫是之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脫於淵，則為人禽。示人利器，則反制於人。故歐洲各國，新出軍械，不肯示人。故不可脫於淵也，不可以示人也，此皆以柔勝剛弱勝強耳。

兵者詭道也，故五十七章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世人察，每以陰險訾老氏，惜哉。

《淮南·兵略訓》曰：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

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是謂至神。

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任自然，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有為則必有所不為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侯王能守樸，萬物將自賓；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知識既開，而技巧日多。澆天下之清，析天下之樸，則欲作矣，欲作則躁擾矣。吾將以道而鎮定之，使知去末而反本也。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無名之樸，謂道也。道常無名，而樸亦無名。道常無欲，而樸亦無欲。不欲以靜，不欲亦無欲也。天下將自定。鎮之以無名之樸，亦將使之無欲而已。無欲則不擾不惑，而心自閑靜。《淮南·本經訓》曰：閑靜而不躁。高注云：閑靜言無欲也，不躁不躁擾也。心即閑靜，而機械詐偽莫藏焉，天下將自定矣。（定則不擾不惑）

《呂氏春秋·有度篇》曰：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高注云：虛者道也。道尚空虛，無為而無不為。

《漢書·司馬遷傳》曰：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

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  
（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械巧之心，但順時也。）

《維摩詰經》肇注曰：然則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者，其惟菩提大覺之道乎？此無名之法，固非名所能名也。不知所以言，故強名曰菩提。斯無爲之道，豈可以身心而得乎？

### 三十八章

三十八章至八十一章爲下篇，唐玄宗謂之《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不爲，據《韓非·解老篇》改不字。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廣雅》曰：扔，引也。《廣韻》曰：

扔，強牽引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高誘注：淮南·原道訓曰：大丈夫喻體道者也。居其實不居其華。處亦居也。故去彼取此。上德與德相忘，同乎無知，其德不離。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徼徼執德，故不失德。然既曰執德，則身與德已分離矣。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備，無求而得，非所作也，其所因也。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下德爲而成之。求以得之是所作也，非所因也。故曰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仁者恩之效也。愛人利物，無有偏私。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王注曰：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義者事之宜也，舉措廢置，各有其宜。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禮者實之文也，故爲之而莫之應。雖攘臂而扔之，亦何益哉？蓋道德失然後仁義立，仁義失然後禮立。是仁義禮者所以救敗，非通於治道也。夫禮，世俗之所爲也。重節文而遺精意，雕琢人性，矯拂人情。故劉安曰：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莊周曰：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謂多識前言往行也。前言往行，是道之華，非道之實。故多識前言往行，乃棄本而逐末，相僞以亂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法天貴真，《莊子·漁父篇》曰：真者精誠之至也，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不貴禮法，不貴前識，

是棄本而反末，背僞而歸真，故去薄華而取厚實焉。  
《文子》、《上德》、《下德》、《上仁》、《上義》、《上禮》諸篇亦可參閱。  
《莊子·知北遊篇》曰：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蓋與此同。

###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莊子·天地篇》曰：一之所起，有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是以得一者，得道之一體，即所謂德耳。下文歷數泰初之得者。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貴。各本皆訛作貞。其致之一也，言天地、神谷、萬物、侯王，皆得道之一體，以致其清、寧、靈、盈、生、貴之德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將猶乃也，則也。言天得道之一體以致清。若失之，則無以清，將恐裂也。地無以寧將恐發，發亦裂也。神無以靈將恐歇，歇亦竭也。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故承上起下之詞也。此二句承上文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而來，言侯王若無以貴高，則有隕越之虞。蓋本大者根據，山高者基扶，故知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此亦發



明民爲邦之本、國之基耳。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今本作非。以賤爲本邪非乎？侯王處貴高之地，而以孤寡不穀自稱，此豈非以賤爲本邪？故致數車無車。《莊子·則陽篇》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碌碌今本作珞。如石。《玉篇》引老子曰：碌碌如玉，碌碌如石。當從之。言就車以數之，曰輿（所以任載）。曰輪（所以運行）。是無車之名，而有車之用。猶若侯王自稱曰孤曰寡曰不穀，不以尊號而自貴也。故不欲碌碌如玉，以其少而貴之；碌碌如石，以其多而賤之耳。

《後漢書·朱穆傳》曰：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蓋與此同。

《後漢書·馮衍傳》曰：馮子以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章懷注云：老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形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 反即：十五章適口遠，遠

曰反之反，言反者道之流行也。弱者道之用。言柔弱者道之用也。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名萬物之母，故曰天下萬物生於有道以虛無爲舍，故曰有生於無。

《文子·道原篇》曰：反者，道之常也。

####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以其知之真，故行之勤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知之未真，故將信將疑也。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下士大笑，乃見道之精微要妙，故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故古之立言有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大道坦坦，反若有難。類，統也。上德若谷，德充於內，反若虛空。大白若辱，辱，汙辱也。大白若汙辱，不自彰也。《淮南·說山訓》曰：以潔白爲汙辱，是其謬矣。廣德若不足，廣德猶盛德也，盛德若愚，故曰不足。建德若偷，釋名·釋言語曰：健，建也，能有所建爲也。是建德音同而義亦得通。健德若偷，言剛健之德反若偷情也。見《老子平義》。質真若渝。以其外與物化，故曰若渝。渝，變也。而內實不渝其質，故曰質真。《淮南·本經訓》曰：質真而素樸。高注云：真，不變也。大方無隅，大方，無方之方，故曰無隅。高誘注：淮南·原道訓曰：隅，猶方

也。大器晚成，《淮南·脩務訓》曰：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名大，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大音，無音之音。聽之不聞，故曰希聲。大象，無象之象，視之不見，故曰無形。蓋道穆然隱閔，而無能名焉。夫唯道，善貸且成。言道資糧萬物，萬物以之而成也。

####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生一，則一者道之子也。既謂之一，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舉其數，故曰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莊子·知北遊篇》曰：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楞嚴經》曰：卵惟想生，胎因情有。此言萬物負陰而抱陽，是謂胎生、卵生二種而言也。沖氣以爲和。萬物之生，背陰而面陽，沖凝氣以爲和。故《莊子·田子方篇》曰：兩者（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物猶事也。或益之而損。此二句申明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意：孤寡不穀諸名人之所惡，而小國之君自稱曰孤，諸侯自稱曰寡人，王自稱曰不穀。故曰王公以爲稱孤寡不穀，皆謙稱也。故事或欲損之，而適足以益之；或欲益之，而乃反以損之。蓋聖人先進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

近，不可不察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謂死於非命也。吾將以爲教父。人之所教，亦我之所教也，強梁者死兵，故曰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而成人也。

《莊子·則陽篇》曰：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文子·上德篇》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于心，草實生于莖，卵胎生于中央。蓋謂卵胎之生皆自中央之和，而成質也。

《文子·符言篇》續義曰：嗜欲死病，利欲死刑，強梁死兵。夫三者所死不同，非命則一。

####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無有者，天下之至柔也。無間者，天下之至堅也。無有人無間，即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吾是以知治天下之道。無爲之有益，蓋無爲者治之常也。不言之教，懷道而不言。無爲之益，循自然之道故無爲。天下希及之。疾世主不知不言之教，無爲之益。故曰天下希及之，蓋歎息之也。

老言無有人無間，莊言無厚人有間，皆微言也。

《呂氏春秋·精諭篇》曰：至言無言，至爲無爲。

####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莊子·齊物論篇》曰：百體、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則身者生之舍也，直寄焉耳。故名親於身。名常名也，不去之名也。身與貨孰多？《孟子·盡心篇》曰：萬物皆備於我。《淮南·原道訓》曰：身得則萬物備矣，故身多於貨。得與亡孰病？《莊子·秋水篇》曰：至德不得。《天下篇》曰：得焉者失。是無得亦無失，多得必多失，故得病於亡，病不利也。下文即申明此意。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是故愛愈大費亦愈大，故曰甚愛必大費。藏愈多亡亦愈多，故曰多藏必厚亡。惟知足知止，則不至甚愛多藏，故不辱不殆。辱殆則不可以長久矣。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貴於天下也。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重於身也。（見《淮南·泰族訓》）大指與此相仿。

《呂氏春秋·侈樂篇》：世之人

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愈危，身愈危累。高注云：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

####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盅，其用不窮。若缺非真缺也，若盅非真盅也，故其用不弊不窮。以其不弊，故曰大成，不窮故曰大盈。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直而不肆，（見五十八章）故曰若屈。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爲巧，（見《莊子·天道篇》）故曰若拙。大辯不言，（見《齊物論篇》）故曰若訥。三句若字，亦當細玩。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躁能勝寒，靜能勝熱，皆心使之然也。吾是以知清靜無爲（清以養心，靜以息機）可正天下。（爲天下正者可正天下也。）

《文子·道原篇》曰：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

####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糞謂糞田疇也，引卻走馬以糞田疇，蓋示弗用兵也。《漢書·東方朔傳》：却走馬示不復用，是也。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四郊多壘，蓋由於利土地而貪寶



賂，是不知足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不知足，而貪得之心生焉，故禍莫大焉，咎莫大焉。蓋足無止境，所以不可不知足也。不知足則一生無厭足之時。知足之足在心而不在境，境雖無盡而心常有餘也。

####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尸子》曰：知反之於己者也。不闕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出謂外窮耳目也。其知彌少。蓋精神不可外淫，形骸不可外越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皆由理而推之。理具於心而應諸外，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闕牖而見天道。若不知集虛待物，而欲外窮耳目之所及，則出彌遠而知彌少。蓋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無不見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所知者至，不見而名；所名者眾，不爲而成；所成者大，此皆得道之宗以應無窮已。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  
之冰而知天下之寒。（見《淮南·  
說山訓》）此由近以知遠也。

#### 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學求博大，故曰  
日益。道求微妙，故曰日損。非學之博大不能見道  
之微妙，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此子母句

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損謂損道之華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謂華去而樸全也。取天下常以無事，一本上有故字。及其有事，王引之曰：及若也。不足以取天下。無事無爲也，有事有爲也。言聖人之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荀悅申鑒·時事篇》曰：道雖要也，（要，約也。）非博無以通矣。故日益所以爲日損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亦謂道問學。致廣大，所以尊德性而盡精微也。

####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聖人無成心，因百姓之所利而利之，之所便而便之。故曰以百姓心爲心。此《筌子·君臣篇》所謂先王善與民爲一體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本德作得，占字通用。《釋名》曰：德得也。德善謂得一善人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百姓之善者，吾因而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使其化於善也，則得一善人矣。百姓之信者，吾因而信之，其不信者，吾亦信之，使其化於信也，又得一信人矣。蓋聖

人常循變明之道，故無棄人也。聖人在天下歛歛焉，歛讀若翕，歛歛焉舒緩之貌。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河上本有此句，王本當誤脫。蓋注文有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句，是其證也。聖人皆孩之。聖人之於天下也，歛歛焉，未有成心。因應變化，無適無莫，故曰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耳目於聖人，而聖人皆孩之也。

老言無常心，莊言得常心。（見《德充符篇》）無常心者，以百姓之心爲心。得常心者，以天地之心爲心耳。

#### 五十章

出生入死。人能清靜，不爲情欲所累，是出生也。若爲情欲所溺，是人死耳。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佛言何以故，老言夫何故，皆問辭也。以其生生之厚。人之求生而反動之死地者，亦十分之三。何也？蓋以生生之厚耳。生生之厚，猶言求生之厚也。故七十五章曰：以其求生之厚。《淮南·精神訓》引作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投亦措也，互文耳。兵無所容其刃。兵械也，戎器也。俞樾曰：容，用也。夫

何故？以其無死也。蓋聞善養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兇虎無所措其角爪，入軍不避甲兵，刀兵亦無所用其鋒刃。此何故也？蓋不以生爲生，故無死耳。

《漢書·司馬遷傳》曰：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吳澄曰：十類之中，生之徒有其三，死之徒有其三，之生動之死地者亦有其三。則其爲九矣九之外有其一，太上真人也。

《莊子·大宗師篇》曰：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

佛言無生，（見《楞嚴經》）老言無死。無生所以無死也。有生死者身也，無生死者性也。釋氏之不死，老氏之無死，皆指性言。世人不察，謂釋老皆言身可長生不死，不知形氣之合，無不毀壞者也。

###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王本上有夫字。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有亦長也。亨之、毒之、言化育之也。養之、覆之。

養愛養也，覆并覆也。長之育之，句，只就德說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道生爲命，德畜爲主）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生之、畜之，萬物以形，故曰物形之。有圓有方，有長有短，故曰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者，物之所從出也，故尊之。德者，物之所由得也，故貴之。夫道之尊，自尊也。德之貴，自貴也。故曰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亨之、毒之、養之、覆之，自當歸功於道德也。

血脈之《論衡·道虛篇》曰：有類，無不有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

《莞子·心術篇》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

###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天下有始，謂道也。道生萬物，故曰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母本也，道也。子末也，萬物也。因本以知末，故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世人皆舍本

而逐末，卒至離道以危身。老氏之道，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貴反本也。反本故終身不殆。塞其兌，

謂會曰：兌，穴也。俞樾曰：兌當讀爲穴，是也。閉其門，終身不勤。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宜塞之閉之。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塞兌閉門，是遏情閉欲以自防也。此《莊子·天運篇》所謂塗卻守神，故曰終身不勤。若開兌而濟事，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自不能禁其野心，故曰終身不救。見小曰明，曰猶則也，下同。守柔曰強。能見道之微妙則爲明，知雄而守雌則爲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遺讀去聲。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曰：殃，咎也。《漢書·東方朔傳》贊曰：首陽爲拙，柱下爲工。殆爲此也。是爲襲常。明大明也，光即大明之光耳。光爲用而明爲體，用光故能見小，見小則明。歸明故能守柔，守柔則強。用光歸明，即知子守母之道，故無遺患，是爲襲常。襲常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也。

《列子·黃帝篇》：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介猶特也。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言若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唯人邪途是畏。蓋以邪行為正道之障也。《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日斜。施與斜古通用。施與邪古亦通用。大道甚夷，夷，平也，古本夷作僕。而民好徑。徑而不道，是舍正路而弗由也，冥行而已矣。朝甚除，除，掃除也。田甚蕪，倉甚虛，田甚蕪二句，襯託朝甚除句，愈見上之奢侈。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厭，厭古通用。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韓非·解老篇》作盜夸。非道也哉。世主治宮室，飾臺榭，以致田野荒蕪，倉廩空虛，而不憫恤，唯知尚服飾，帶利劍，厭酒食，聚斂財貨，是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故曰是謂盜夸，非道也哉。蓋傷痛世主之多欲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

###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淮南·主術訓》高注曰：言建之無形也。《漢書·揚雄傳》顏注曰：不拔謂其堅固不拔也。善抱者不脫，善抱猶善持也。善守也。子孫以祭祀不輟。不拔者謂之善建，不脫者謂之善抱。故子孫祭祀奕世不輟，亦以此善建、善抱之道也。河上本無以字，當誤脫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

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以其德內修，不假外求，故曰真。由身及家，其德乃餘。以有緒餘，始能及人也。由家及鄉，其德乃長，謂由家引而長之也。由鄉及國，其德乃豐，豐大也。由國以及天下，其德乃普，普徧也。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一人修身，他人相觀而善，故曰以身觀身。推之於家於鄉於國於天下，莫不皆然。吾是以知治天下以修身爲本。蓋天下者，身之積也。

《呂氏春秋·貴生篇》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

《呂氏春秋·先己篇》曰：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者。此之謂也。故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

###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劉奉世注《漢書·賈誼傳》曰：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毒蟲不螫，據河上本改毒蟲二字，毒蟲即謂蠱蟲蝮蛇之屬，故曰不螫。高誘注《淮南·俶真訓》曰：螫，讀解釋之釋。《抱朴子·詰俗篇》曰：蜂螫挾毒以

衛身，挾毒謂挾螫毒也。猛獸不據，以爪按拏曰據。攫鳥不搏。以翼擊之曰搏，讀若搏。言人含德之厚者，比諸赤子，無心害物，故毒蟲、猛獸攫鳥亦無有相害之心也。《莊子·知北遊篇》曰：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骨弱筋柔而握固，握卷手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說文》曰：腹赤子陰也。《廣韻》謂峻與

腹同，見《老子》。即指此章而言。河上本正作峻，王本誤作全。今據以訂正。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呶，號讀平聲，呶呶也。傳奕本作歎，《玉篇》引作嘍，嘍歎呶同一實也。和之至也。赤子以筋骨柔弱，故兩手固握而不舒，未知男女交媾之道，而陰亦有時動作，由精充之所致。《呂氏春秋·下賢篇》：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故曰精之至也，終日呱呱而泣，而嘍不嘍蓋任，聲之自出也。故曰和之至也。此皆自然而然，非勉強而致之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和謂天地之至和也。知和以守其常，常者道之常也。知常以明其分。此皆循自然已。益生曰祥，祥內也妖也。

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見》《莊子·德充符篇》：益生則傷，心宜虛弱，使氣則強。物不可壯，壯則老。此皆反其自然。故謂之不道，不道早已。不道猶言違自然之道也。

###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不可言，言則

非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知言者，不以言言也。故《莊子·列御寇篇》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顧權本作忿，分忿古通用。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塞穴閉門者，塗隙守神也。挫銳解忿者，齊物論也。和光同塵者，道貴從凡也。夫是之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也。餘例此。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玄同不可得而親疏，而利害，而貴賤者，所以貴於天下也。

佛言真如，老言玄同。

大乘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

（《維摩經》注云）玄同不可得而親疏，不可得而利害，不可得而貴賤。

### 五十七章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上多忌諱，

民畏避不敢犯觸，則廢業多，故彌貧也。民多利

器，國家滋昏。民多利器，以為盜資，故國家滋

昏。滋亦彌也，昏亂也。人多技巧，奇物滋

起。民尚道德，不貴技巧，蓋技巧多，則環異奇物

不可勝計也。法令滋彰，《史記·酷吏傳》引作

章，《漢書·同盜賊多有。法令者，治之具而

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故法令滋彰，適足以為盜法賊

民之資。此四者皆舍本以事末，故欲益之，適足以

損之。欲利之，適足以害之也。故聖人云：

我無為而民自化，言民自化，何須法令？

我好靜而民自正，言民自正，何須利器

我無事而民自富，言上無忌諱，則民不至觸法

而廢業，故自富足也。我無欲而民自樸，言

民自素樸，故不尚技巧，無為好靜無事無欲者，皆崇

本以抑末，通於治道者也。以正治國，以奇用

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老子平議》曰：此數句當屬上

章，今誤合之。案此數句不類章首句法。（吾何以

知其然哉？以此。是章末句法）故曰當屬上章，

然此與上章義不相屬，余以為當移於我無欲而民自

樸下。蓋以正治國一句是襯，以無事取天下句是

主。言因上文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云云。吾

所以知以無事取天下也，故曰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

《漢書·曹參傳》曰：其治要用

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

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

寄，慎勿擾也。此即清靜無為而

民自化、自正之旨。故治大國，若

烹小鮮，勿撓而已。

###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河上本作醇醇，

《淮南·道應訓》引作純純，並字異而實同也。其

政察察，以苛為察，以察為明。其民缺缺。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

其極？言禍福相倚伏，非聖神莫能言也。其

無正邪？據《老子章義》增邪字。正復為

奇，善復為妖。河上本作詖。人之迷，其

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

刺，《莊子·在宥釋文》：刺居衛反，司馬公傷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莊子·刻意篇》：

光矣而不耀，耀耀古通用。言其政昧昧，則民醇樸。

其政昭昭，則民澆漓。譬猶禍福之相倚相伏也，不

可紀極。夫若然者，豈無可正？然正復為奇，善復

為妖，亦相倚相伏。世人迷惑固久，不知利害同門，

禍福相鄰也。四十一章曰：大方無隅。故聖人方

而不割，割則損也，損則有廉隅矣。《莊子·齊物論

篇》曰：大廉不嗾，故聖人廉而不刺，刺者傷也。

《在宥篇》曰：廉刺彫琢，是也。四十五章曰：大

直若屈，故聖人直而不肆，肆則不屈矣。四十一章

曰：明道若昧，故聖人光而不耀。《漢書·司馬遷

傳》曰：光耀天下，復反無名，是也。此皆崇本而

抑末，可解世人之迷惑耳。

《漢書·賈誼傳》曰：憂喜聚門，

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相





因，吉凶不定。

《呂氏春秋·制樂篇》曰：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眾人焉知其極。高注云：極猶終也。

###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潔滯以享上帝，儉節以示下民。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儉嗇幾於道，故曰早服。早服猶早復也，故吳澄本作早復。早服謂之重積德。重

積德則無不克，《法言·問神篇》曰：勝己之私，謂之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言莫知德之窮極也。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道也，言得治國之道則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河上本作蒂，案字亦作蒂。長生久視之道。《呂氏春秋·重己篇》曰：莫不欲長生久視。高注云：視活也。

老氏尚儉嗇，故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遺？老子不應。（見《莊子·天道篇》）蓋知其譏刺也。

###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夫

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見《論衡·自然篇》）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見《文子·道德篇》）以道諫天下，《淮南·俶真訓》高注引作諫，當從之。其鬼不神。言以道德臨蒞天下，則鬼不靈，不靈猶言不崇也。《莊子·天道篇》曰：其鬼不崇。崇，禍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鬼之所以不崇者，以其神不傷人也。神之所以不傷人者，以聖人亦不傷人也。聖神俱不傷人，則德交相歸焉。

《論衡·知實篇》：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

###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交猶會也。王注曰天下所歸會也。天下之牝。牝常以

靜勝牡，以靜爲下。江海下流，白谷歸之。大國下流，天下歸之。故能成其王。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牝雌也，靜也。牡雄也，躁也。靜爲躁君，故曰牝常以靜勝牡。以其安靜處下，故曰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以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故曰或下以取。以小國下大國，則取於大國，故曰或下而取。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夫兩者猶言此兩者也。大者宜爲下。大國不過欲并小國而畜之，小國不過欲附大國而事之，大之畜小小之事大，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大國宜善下焉。

《苑子·心術篇》曰：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案此二十六章所謂躁則失君。）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

###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道爲萬物之奧藏，無所不容，故爲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保依也。善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據《淮南·人間訓》增美字，與上文一律。美言盜道之言也，故可以取榮利。美行盜道之行也，故可以立異於人。此證道爲不善人之所保耳。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置亦立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拱璧，大璧即拱璧耳。不如坐進此道。聖人常善救人，則不善之人，亦無所棄。故立天子，置三公，務以道化之，使其日遷善而遠惡也。雖有拱璧先駟馬而至，猶不如坐進此道。此道者何？萬物之奧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何？一 本有也字 不曰曰以也，不曰猶言，豈不以也？ 求以得有罪以免邪？ 故爲天下貴。《老子平議》曰： 櫛謹按唐《景龍碑》及傳奕本並作求以得，正與有罪以免相對成文，當從之，俞說是也。言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豈不以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求以得，故爲善人之所寶，有罪以免，故爲不善人之所保，此所以爲天下貴也。

《莞子·君臣篇》曰：道也者，萬物之要也。

《隋書經籍志》曰：道者蓋爲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蹟也。

### 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爲無爲之爲，事無事之事，味無味之味，謂恬淡無欲，不慕榮利，潛心道味也。大小多少，《老子章義》曰：大小多少，下有脫字，不可強解。案《莊子·天下篇》曰：小大精粗，句法正相同，當無脫字。報怨以德。言不計怨之大小多少皆報之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欲謀天下之難事，必先謀其易者，爲天下之大事，必先爲其細者。故曰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蓋事之易者細者，人多忽之，而不知慎其始也。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終不自大，故天下歸之。是終不爲大者，正以成其大也。夫輕

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凡人輕於然諾者，必難踐言，故曰輕諾必寡信。事之視太易者，爲之必甚難，故曰多易必多難。此亦不知慎始也，故聖人出言不敢輕諾，視事不敢太易。故曰聖人猶難之，大唯知難慎始，所以終無難事也。

尸子曰：大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其微易散，勢未危則易持，事未見兆則易謀，體未堅則易解，形未昭著則易散。爲之於未有，謂未兆與微也。治之於未亂，謂安與脆也，此兩句總括上文之義。合抱之木，生於毫末。由小而成大。九成之臺，《呂氏春秋·音初篇》高注云：成猶重也。起於累土。自卑而至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而及遠，此六句言慎始守微之道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道任自然，不可爲也，爲則敗之。道本無形，不可執也，執則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聖人循自然之道，無爲無執，故無敗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

敗事。事敗重成，蓋不知慎終也。若能慎終如慎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

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復猶復補也。莊子·德充符篇曰：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是也。眾人猶凡人也，淮南·脩務訓高注曰：眾凡也，又曰過非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改爲。難得之貨，人之所欲也。聖人欲人之所欲，故不貴，貴則爭盜起矣。眾人學智巧之術，是離本就末，故曰過。聖人學自然之道，以復補眾人之所過，使去末而反本也。夫聖人欲人所不欲，學人所不學者，以輔助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論衡·自然篇曰：然雖自然，須有爲輔助，是也。

###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智慧者，大僞也。是以古之善爲道者，不以巧詐教民，故曰非以明民。恐其化而欲作，亦將使之還淳反璞，故曰將以愚之。此與嬴秦以愚黔首之術，不可同日而語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蓋民之難治，以其飾智以欺人，設詐以攻上也。民既不可飾智設詐，則上亦不可飾智設詐以治國。故以智治國，國之害。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文子·下德篇》曰：故爲治者，知不與焉。知此兩者亦楷式。楷式猶法式也，故《廣雅》曰：楷式也。《淮南·主術訓》曰：是故



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檢式亦法式也。能知楷式，是謂玄德。言棄詐僞而任自然，即治國之楷式也。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

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玄德者，玄妙之德也。幽深謂之玄，精微謂之妙。故曰：玄德深矣遠矣，非常智所可及。故以爲與物相反，不知相反乃相成也，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故曰然後乃至大順。《莊子·天地篇》曰：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是也。

###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江海能下百谷，百谷皆往歸之，故江海能爲百谷之王。《漢書·刑法志》曰：歸而往之，是爲上矣。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江海能下以成其大，窾下以成其廣。故爲民上者，當法江海，是以欲上於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於民必以身後之。《淮南·說山訓》曰：天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法言·寡見篇》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下人後身，故居民之上，而民弗害也。居民之前，而民弗害也。重，累也，害妨也。是以樂推而不厭。《淮南·主術訓》高注曰：推奉也，言百姓戴之上而弗重，錯之前而弗害。故樂推而不厭，厭則重矣害矣。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其無

爭於天下，故天下亦莫能與之爭也。

《莊子·天下篇》曰：人皆取先，己獨取後。

###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卑而難知，妙而難見。《呂氏春秋·謹聽篇》高注云：卑猶大也。故曰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方言曰：凡言相類者亦謂之肖。久矣其細也夫。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不肖猶言不可比擬也。唯其不可比擬，正見其道之大。若可比擬，其爲細德也久矣。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以存心，故能愛民。能愛民則能節用，能節用而愛民，則處事必能退讓。故不敢爲天下先。實一以貫之也。慈故能勇，大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曰慈故能勇。故能廣，人能節儉，則有羨餘以濟眾，故曰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長。《老子平議》曰：故能下有爲字，當從之。成器大器謂天下也。言欲行柔道，不敢爲天下先，天下歸之，天下遺之，故能爲天下長也。有此三寶，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也。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且猶而也，言今舍慈而言勇，舍儉而取奢，舍後而爭先，此皆背本而趨末，速亡之道也。故曰死矣。大慈以戰則勝，以

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夫上慈於民，民亦樂爲之用，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然不獨人心附之，天心亦將救之，以其有仁慈之心而府佑耳。

《莊子·天下篇》曰：未常先人而常隨人。

### 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言不右武也。善戰者不怒，《文子·上德篇》曰：善用兵者蓄其怒。《上仁篇》曰：不怒而成，是也。善勝敵者不與，不與謂不與爭也。七十二章曰：不爭而善勝是也。善用人者爲之下。唯能下人則必得人心，得人心則人樂爲之用。故曰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今本有古字。俞樾曰：疑古字衍文也。之極。不武不怒不與，是謂不爭之德。爲之下，是謂用人之力。既能不爭，又能用人，此與天地合其德，故曰配天之極。

###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舉兵爲主，應兵爲客。《漢書·魏相傳》曰：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不敢進寸而退尺。《兵法》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者，謂兵不可輕舉也；不敢進寸而退尺者，謂兵不可輕進也。故《淮南·要略》曰：兵略者，操持

後之論也。是謂行無行，行音杭。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無行之行，謂行列也。言未嘗成行，攘臂、扔敵、執兵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敵幾喪吾寶。蓋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之上地與人民也。故抗兵相加，抗兵猶侮兵也，舉兵也。哀者勝矣。兵之所以勝者，以其有必死之心也，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君主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漢書·揚雄傳》曰：「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可證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乃子母句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吾言平平耳，甚易知，甚易行。世人多蔽，莫之能知，莫之能行。蓋言有宗，事有主，宗主皆本也。唯不知言事之所本，是以不我知也。然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故聖人被褐懷玉而不求知於世也。」

###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之以爲不知，道之上也。不知自以爲知，學之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人知以病爲病，則不敢強不知以爲知。又何病之有？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此與七十五章民之饑九句

文法相似，言聖人所以不病者，以病爲病，故不病也。

《呂氏春秋·謹聽篇》曰：「不知則問，不能則學，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

《文子·符言篇》曰：「眾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惟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

###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人之作姦犯科，亡所忌憚，則國法天誅必隨其後。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大威至則無所容身，是狹其所居，性命不保，是厭其所生。故自愛之人，兢兢守道，是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唯不厭其所生，則天下亦莫之厭也。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音現。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聖人深藏若虛，故不自見；卑弱自持，故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彼謂自見自貴也。此謂自知、自愛也。自知，明之至也。自愛，仁之至也。

###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以勇爲勇則死，以不勇爲勇則活。《淮南·道應訓》曰：「大勇反爲

不勇耳。」或勇而死，或勇而活。此兩者利害不同，而其爲勇則一。則天惡勇敢，從可識矣。然所以惡勇敢之故，又無人能言，是以聖人猶見其難已。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善勝。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毫釐不爽。故曰善應。萬物歸根復命，故曰不召而自來。優游而能化，寬綽而廣應。故曰繹然而善謀。繹然寬綽貌。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此語是上文之意，疏謂不爭、不言、不召、繹然，不失謂善勝、善應、自來、善謀也。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見《淮南·說山訓》）

《論衡·初稟篇》曰：「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而合，自然道也。」

###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法言·先知篇》曰：「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司殺即司獄耳。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



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民趨利欲，雖死不畏。當以道德導之，不可任刑法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袤之事者，吾得執而殺之，又孰敢然？然常有司獄主殺，吾不得越俎而代之也。代司獄主殺，是謂代大匠斲木也。代大匠斲木而不傷其手者鮮矣。蓋傷世主以刑齊民，而不知以德導民也。

###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難治。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謂貪榮利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民之饑也，以上哀歛無厭，是以饑耳。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為，故難治也。民之所以輕死者，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也。夫唯無以生為者，省嗜欲，去好憎，則脩得生矣。是勝於生生之厚也，故曰是賢於貴生。

###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皆就形體言。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言堅強者與死為徒，柔弱者與生為徒。故舌之存也，以其柔。齒之亡也，以其剛。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王本、河上本並訛作兵。《老子·平議》曰：《列子·黃帝篇》引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即此章之文，可據以訂正。

俞說是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木之本在下，故曰強大處下。枝葉在上，故曰柔弱處上。推之天下事物，莫不盡然。

###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張弓或推或輓，勢若相反。相反所以相成，故曰天道猶張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此二句就張弓言。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此二句就天道言。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之道，哀多而益寡也。人之道則不然，然如是也。損不足以奉有餘。人之道與天之道相背。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言唯有道者，乃能有餘以奉天下也。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處居也。其不欲見賢。聖人為而不恃其力，功成而不居其名。蓋不欲示賢於天下也。

###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水者，天下至柔弱之物也，而攻堅強者又莫過於水。潰隄鑽石，是其例也。且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幹井幹也。）是柔弱能勝剛強，天下莫不知，但莫能行。蓋人皆不肯自處於柔弱耳。是以聖

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是謂亦是為也。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故聖人云：能受國之垢，是為一國主；能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猶之江海善下，能為百川百谷之王也。正言若反。一部《道德經》皆正言若反，故特揭舉於此。

《東坡易傳》曰：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勝物者，維不以力爭而以心通也。不以力爭故柔外，而以心通故剛中。

楚莊王君臣爭以過為在己，是能受國之垢。宋景公不肯以熒惑之禍，移之於相於民於歲，是能受國不祥。（詳見《淮南·道應訓》）

《呂氏春秋·似順論》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高注云：倒逆也，化道也。）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

###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必尚也。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和大怨而未能使之釋然者，以其不善於排解也。夫

大怨之生，或以言語，或以伎求，故聖人但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左契即左券耳，券分左右。各執其一以爲信也。有德司契，無德司徹。《論說·顏淵篇》曰：蓋徹乎？先大父曰：按照一井收成十分，取一分歸公，各叫做徹。取通融均平意思。

（見《論說話解》）則徹者賦稅也，言有德者執券契而不責於人，無德者如行徹法，以剝取於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無私，常與善人。有德司徹即善人耳。

老言天道無親，莊言至仁無親。《天運篇》則天道至仁也，無親猶言無私親耳。

##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言其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上古之世，國小民寡。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懷土重死而不遠徙。既無行役，舟車無所乘之。又無戰鬪，甲兵無所陳之。民復結繩而用，足以記事已耳。自甘其食，自美其服，自安其居，自樂其俗，仿佛桃源之邑人也。故比鄰之竟，雖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蓋自餘樂而無求於外也。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論衡·說日篇》：古者質朴，鄰國接壤，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

##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由衷之言，信也，非美也。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口辯辭給，佞也，非善也。故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莊子·知北遊篇》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聖人不聚不斂，以其無私也，爲人即爲己也。故曰既以爲人已愈有。與人即與己也，故曰既以與人已愈多。蓋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然，後者居上。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天之道，因所利而利，故不害。聖人之道爲無爲之爲，故不爭也。

《文心雕龍·情采篇》曰：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

## 老子大義

（一）自然。一言以蔽五千餘言之要指，曰自然是已。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三章曰：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五十五章曰：不道早已。不道，猶言違自然之道也。又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嗟，和之至也。此皆自然而然，非勉強而致之耳。十章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言專精氣而致和柔，能如嬰兒之自然乎？二十八章：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嬰兒，自然之謂也。二十七章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譴，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此五者皆不外依天理，循自然，即所謂襲明也。襲明者，因明也。襲常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也。五十二章：是爲襲常。五章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嚴復曰：天演開宗語。聖人



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蓋先生之法，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四十九章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蓋謂聖人無成心，因百姓之所利而利之，之所便而便之。十七章曰：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二) 無爲。六十章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六十四章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自然，任天之說也，放任主義。故無爲。四十三章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四十八章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二十九章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六十四章。七十五章曰：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五十七章曰：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十八章曰：智慧出，有大僞。六十五章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

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十九章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是以無知故無欲，無欲故無爲，無爲則不爭。七十三章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二十二章。八十一章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爲無爲之爲，故不爭，不爭則善下持後。八章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六十六章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六十一章曰：大國者下流。水下流不爭先，《淮南·原道訓》云：則大國宜爲下焉。二十八章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謂其善下而能容也。六十八章曰：善用人者爲之下。六十七章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長。成器，大器，謂天下也。六十九章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蓋兵略者，操持後之論也。(三) 無爲而無不爲。四十八章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爲。無爲而

無不爲。三十七章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蓋道任自然，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有無爲則必有所不爲矣。一部《道德經》，大抵皆正言若反。七十八章二章曰：天下皆知美之。句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句爲善斯不善已。七章曰：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二十二章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四十一章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四十五章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八十一章曰：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六十五章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七十七章曰：天之

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嚴復曰：《道德經》是言治之書。然孟德斯鳩《法意》中言民主用道德，君主則用禮，至於專制乃用刑。中國未嘗有民主之制也，雖老子亦不能爲未見其物之思想，於是道德之治，亦於君主中求之，不能得，乃游心於黃農以上，意以爲太古有之。蓋太古君不甚尊，民不甚賤，事與民主本爲近也。此所以下篇八十章有小國寡民之說。夫甘食美服，安居樂俗，鄰國相望，雞犬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鳩《法意》篇中所指爲民主之真相也。世有善讀二書者，必將以我爲知言矣。嗚呼！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

民國七年十月七閩陳登瀛識  
於獨卧樓

（陳杰點校）